〈250mmHg〉

從我喝下藥以來，已經過了十二小時。醫生說喝水喝到最後，排出來的會是清澈的水。一般人拉五六次即可。

我排出來的始終是混濁、鉛黃色的稀薄液體。

便祕太嚴重，從我有記憶以來便是如此。扣掉最剛開始的幾歲的話，也二十年了。這二十年，是不間斷的嘗試與提問：究竟為什麼呢？

小時候，母親要我每天坐在馬桶上一小時，練習排便。我很用力。但一點便意也沒有。後來我放棄了。剛開始只是意思意思肚子用力幾下，久了就往後靠在馬桶蓋上，後來，我常帶《十萬個為什麼》進廁所裡看。廁所在主臥房裡，很安靜，我一個人坐在馬桶上身子前傾默默看書。其他人在房間外面。沒有人看見我，在乎我做什麼。上廁所的時光是我最孤獨的一段時光。但必須如此。就算有人關心，又有誰能共享我的感覺呢？我在我的感覺裡蜷縮，感到安心。習慣真是可怕的東西。我習慣了抱著一肚子的私人秘密，然後沉浸在裡頭，即使脹痛不適，至少是熟悉的。

他們在門外上演每天相似的劇碼。我慶幸我因為在和我肚子裡的異物對峙而不用參與。我肚子裡親密的、熟悉的、讓我痛苦的異物。有時候，叫罵聲會變成「砰」的一聲，物品砸到地上的聲音。我猜想，有時可能是頭撞牆壁。拉扯著頭髮，我看過。但我看了只想躲開到我看不見的地方，我從來不是什麼有正義感的人。我躲開，自己唾棄自己。我肚子痛，喘不過氣來。必須去廁所。但說不定我只是在自我欺騙。

現在我想解開我親密的、未曾解開的問題，關於我為什麼是如此，為什麼我吃不進去排不出來。我繼續喝水，一次是一大杯。一般人喝2000cc就可以排乾淨，那我就喝3000cc。還是排不乾淨，我就喝4000cc，5000cc。一整夜，我喝水，上廁所，喝水，如此往復。我感覺到手開始抖。然後發現是整個身體。一陣一陣地，抽搐。但我不理會，痛苦是我在匍匐前進的證明。我相信這一切努力可以讓我最後成功排乾淨。畢竟，如果我現在放棄了，那麼喝下讓我想吐的瀉劑、還有無數杯水，都沒有意義了。不能沒有意義。

天亮了。百葉窗闔上，只有微量的光暈滲透進來，像是寂靜的透納的印象派畫作一般。我四肢無力，坐在馬桶旁邊，想吐但知道吐不出來。沒關係，大腸鏡排在九點，還有幾個小時的時間。

喝水。又一陣噁心襲來。我閉上眼睛，身體一抽，無法控制地震顫。

震顫，一頓，煞停，然後公車靜止下來。整個人隨著公車的慣性往前一傾。霎時間，我的額頭靠的不是廁所大理石磁磚牆而是小巴士帶有灰色塵埃的窗戶。那天去看望他，就是這樣寒冷的陰天。早上的視野迷濛，整個城鎮像是泡在了一朵雲裡面，交通號誌照出周圍包著的一圈灰白的霧氣。氣象預報說今天會下雨，所以帶著傘，但一直沒有用到。霧也是水。但還沒有到落下的程度。這種霧撐了傘也沒用，但全身依舊會濕掉。倒不如痛痛快快下一場雨。隨時會下的吧。

每一次來，我都會想，無可避免地想，我希望他死去。

我後悔了。而我也失去了死的權利。

照護中心是獨棟的五層樓建築，前面有個庭園。草地被踩得禿禿的，裸露出底下堅實的泥土地。庭園裡種的樹沒什麼葉子，形銷骨立，散發一種衰敗的氣象。建築物外頭的紅磚曾經被雨水沖刷無數次，那些雨水帶走建築表面的髒汙，留下了黑色眼淚一般的痕跡。我踏著石子路面穿過了庭園。

來這裡以後，阿銅曾經流淚嗎。他還會流淚嗎。我不確定淚水流不出來會怎麼樣。

他被困在這裡。我造成了這一切。他是否難過？我發現我日常中常常想著這件事，彷彿這是我身上的一個慢性病。儘管我不常來探望。我的身體在生活中移動，但意識固守在某個內心的深處不願醒來。我也被困住了。我常常做事做到一半，發覺自己的意識始終回到這裡，這棟建築，這張床，尤其在我來探望過後的那幾天。像是夢遊走進湖裡，回神時湖面已到胸口，被沉重的水體壓住呼吸。

我厭惡來訪，看到我的活著，對比他的不算活、也不算死去。人們會說我拯救了他，但我內心其實知道我對他做的事對他而言太過殘忍。他不會想要這樣。也許他會恨我吧。

我站著看他，他躺在床上，閉著眼。有什麼斷裂了，我們之間不再如過往一樣。

我多麼恨我的決定。我們不是曾經站在同一陣線的嗎？

醫生說做大腸鏡可以選擇麻醉。我說不了，我可以忍耐。痛是可以在心理上捨棄的東西，這我們一出生就在練習。甫出生時，眼淚是要捨棄的。不捨棄我們活不下來。

明明待在醫院的時間只有幾小時，卻好像自始至終都在這裡。我全身虛弱，頭暈目眩，只想趕快離開。

醫生說，哇，好多糞水，都淹沒鏡頭了。

結果根本什麼也看不到。

我靜靜走近他的床沿，突然覺得他彷彿下一刻就能睜開眼睛，一雙被陽光照射時，折射出銅一般的光澤，看得到中心黑色瞳孔的眼睛。他的聲音將還是那種太久沒說話似的砂礫感的聲音，如我第一次在學校的午休時間跟他說話時的聲音。因為那聲音，我馬上記得了這個人。而且說不清為什麼，聽到他說話讓我感覺到四周覆蓋了一層屏障，世界上的所有物事在裡頭都很安全。

你說不清楚直覺是怎樣運作的。傾倒於一個人的時候也是。我的內心隨即對他敞開大門。

他現在的頭髮剪得很短。在最一開始我認識他的時候，他一直留著對男生來說過長的頭髮，兩側鬢角的頭髮蓋住耳朵。我很想伸手去摸一摸那已經不存在的長髮。但我只是觸碰他乾燥的掌心。

「阿銅。」我低聲呼喚。「是我。」

我從來不知道他對我的來訪感覺如何。畢竟他全身僵直著，恐怕連自己進食也有問題。剛開始，我每個月、甚至每個禮拜去看他。半年前，我來的時候，正好護理人員在給他裝鼻胃管，一根長長的管子伸進他的喉嚨，似乎觸發了身體反射，他全身緊繃彈起，落下又彈起，像翻騰在路面上缺氧的魚。整個人震得床鋪軋軋響，有一種誇張得令人驚懼的成分，我不確定是什麼，也許是因為他仍然沒有表情，只是發出一些混濁的聲音。

當時，我像是被賞了一巴掌，邁開步伐退出房外，直接走出照護中心，穿過花園走到馬路上，才深深吸了一口氣。接著到現在為止都沒有再來探望過。

無法原諒。我不會原諒自己。

我俯視著他許久、許久。我抬眼。阿銅仍安靜地閉著眼，黑色睫毛沒有一絲顫動地覆蓋在下眼瞼上。全身上下，他的眼睛最像過往的樣子，雖然是閉著的。我的手慢慢提起，很輕很輕地摸了他的眉毛、遮住他的眼睛，我的手的陰影落在他的睫毛上。四周安靜地像膠水般黏稠。沒有開燈因而陰暗。

陰天的光照裡，我的手移動到他的口鼻，腦中一片霧濛濛的，彷彿塞滿了剛才一路上公車的顛簸、幹道上的車聲、救護車的鳴笛聲。然後一切聲音都嘎然而止。然而靜默中，下雨了，終於。我看到我自己摀住了他的口鼻。一秒、兩秒、三秒……我憋起氣，停止呼吸。

「三天後再來做肛壓測試哦，」醫護人員提醒我。我拿著寫著檢查日期的單子，再次憂慮起來。如果檢查時我的直腸中仍都是宿便怎麼辦？這簡直是從小到大我的夢魘場景。

幸好還算順利。也許一切將有個解答。

阿銅的每天也是這樣嗎？有一根管子伸入身體導尿，定期用灌腸劑？

做肛壓測試前，醫生說，待會會有一個末端連接著氣球的管子伸入體中，氣球會慢慢脹大，他要我在兩個時機點做出反應：第一次是在體內感覺到有便意的時候，然後忍著，直到第二次，覺得「忍不了了，快要上出來了」的時候。

「開始囉。」氣球壓力從50毫米汞柱爬升，過了一會，我說有感覺了。他們做下紀錄。100毫米汞柱。

體內的氣球繼續膨脹。150毫米汞柱，200毫米汞柱。數字繼續上升，就像前往照護中心之前，小巴士彎彎繞繞上了山。小型的巴士只有我一人，行駛時抖顫得厲害，我把頭靠向玻璃，喀喀喀地撞著。我不斷咬著嘴唇內側，牙齒在嘴唇上滑開，再咬，如此重複。我沒有吃東西，肚子卻很脹。裡面是無法排解的氣體、數天的食物殘餘，我感覺膨脹的腸道頂著胃，更讓我感到焦躁不安。我想做的事情萬劫不復，但是我想讓一切回到正確的位置。還有他和我，我們。

250毫米汞柱。醫生沒等我反應就停止了機器。結束了。

那天，我下不了手。單人房裡，沒有一雙目光往這裡望過來，沒有一聲腳步靠過來，我沒回頭，只是望著他。我再次背叛了他。每當我想過一遍，就是再背棄他一遍，背棄了千千萬萬遍。

記得高中的午休，我喜歡在大家睡覺的時間在少人的校園裡晃盪，去一些幽靜的地方，那是我們的初遇。

我目睹他殺了一隻什麼。是刻意用力踩下去的那種姿態。他移開腳，是一隻色彩華美的金龜子。我愕然站在原地，他抬起頭，瞪著我。

當時，有一部份的我正在慢慢扭曲，沒有人注意到。我試圖捨棄很多情感，包括人性。但我還沒有測試過我是否真的捨棄了那些。我只是期望旁人的受苦不影響到我。我最常想像的情景是：有一個人在我面前墜落，我望著那撞擊到地面的身體毫無感覺。那身體就算是家人的身體，是我的身體，我也沒有感覺。

他決絕的殺戮，挑動了我內心不可接受的部分，於此同時，卻對這種決絕本身有一種著迷。這種著迷像是還沒融合進身體裡的異物，讓我不適，有點不自在。

我轉身離開。

他每天午休出現在那個被樹叢隱蔽的地方。我每天在另一側一個大石塊上玩弄樹葉。每天我看見他的表演。他殺，我看。逐漸變成這樣。我沒有露出不同意的神色，或者曾經試圖阻止他。我也不加入，不靠近。我們都不吃午餐，他進行完他的表演之後，我們只是各自發呆。

結業式那天，是我在校期間唯一一次穿上百褶裙。然而當時很不好運地，正在腸道異物逐漸累積到極限的時期，肚子膨脹起來，百褶裙勒得腰發疼。典禮後我回教室，拿出運動長褲準備到廁所裡換。就是那時我經過阿銅的教室，看到他獨自坐在中央。他手中有一小團捏得緊緊的什麼，遠看著像是一塊白棉花糖，然而我接著就認出來了，不是棉花糖，而是被捏得小小一團的衛生紙。從斜後方，我看到他將衛生紙放進嘴裡，緩慢動著臉頰。我放慢速度，繼續往前走，傍晚的夜色漸漸吸去所有殘存的光暈，我在窗戶外，感覺到一種平靜如死水的氛圍。男孩轉頭看到了我，嘴裡仍動著，表情十分淡漠。毫無驚詫，毫不在乎。

這一幕像銘印般在腦海中留了下來。我希望我也有波瀾不驚的心理境界，至少不動聲色，腹部隆起也不被人看出。沒有感覺。像一般人般地輕鬆談笑，不用時時意識到身體的負擔。

原來我和他不過隔了三個班級，只是我之前從來沒注意到。我還沒注意到的，是

貼在公佈欄的榜單上他的名字，其實我早就看過很多遍，說不定也曾經在打掃時間的走廊上聽過，只是我不知道是他。他是他們班的萬年榜首，不，他是全類組的榜首。這是我後來知道的。李嘉同。一個平凡的名字。後來我叫他阿銅。

暑假只有短短幾天，就進入暑修的時期。我們依照以往的慣性，像約好一般定時出現在相同的地方。

有一天他朝我走過來。

「你想餵我的動物嗎？」他說。

我湊向前去，原來他說的動物在身上。他把他袖子捲到肩膀，露出完整的上臂。

「我對著鏡子自己刻的。」

以疫苗的痕跡作為眼睛，看得出來是薄薄的刀片劃過皮膚留下的白色疤痕。這些痕跡湊起來有點像個動物，卻又說不出是什麼。

「啊……會有感覺嗎？」

「會有一點感覺。但沒關係。」他說。「你可以練習，會越來越熟練的。你想一件很不舒服的事情。譬如說很氣，或很想哭。但是沒有哭出來，你把那個感覺含住，像是含著糖果那樣在心裡含著，緊緊含著，不要吞掉也不要吐出來。閉上眼睛。」

我閉上眼睛。感覺到他輕飄飄地牽起了我的右手。

「啊。」我短促地驚呼。

大拇指指腹被劃出了一道口，暗紅色的血珠漂亮地冒出來，我睜開眼，他露出極淡的微笑。「把它按到動物上面。」我照做。血被暈開時變得鮮豔許多，塗抹在白皙的上手臂上。「現在你認領了我身上的一個秘密。」

我說，我也有個東西。我翻找出一包衛生紙。結業式那天我看到你，我說。我抽出一張衛生紙。那衛生紙質地堅韌，邊緣突起的花紋十分別緻。我把它摺疊再摺疊，放入口中。好一段時間，周圍籠罩沉默。

阿銅問我感覺如何。

衛生紙逐漸吸去唾液。

很乾淨的感覺，我說。

小時候，我覺得便意太髒了。於是有便意的時候蹲下，抵著腳後跟直到便意消失。常常如此，就錯過了上廁所的時機。我因此更髒了。後來，我不再感到便意。

阿銅在我眼中則是完美的人，像瓷器一樣表面光滑乾淨到發光，在金字塔的最高處。對此，他只是淡淡地說，家裡對於成績很在意。

但我感覺摔碎了他也不在乎。

我們玩的遊戲越來越多，變化著花樣玩。

有一次我分享了我手背上新的疤。

國中之後我爸和我媽分居，我跟我媽走，我弟則留在我爸那。說實在，我沒有留在任何人身邊的意向。我只是太過孤獨，沒有可去的地方，並且擔心我不跟我媽走的話，我媽會崩潰。我弟的留下已是很深刻的背叛，一個重大的打擊。

但我弟和我爸也處不好。聽說他們也是爭執就會打起來。後來鬧翻了，我弟又拿著行李來投奔我媽。

他受不了我媽的聲音。總是關著門在房間裡，就像以前的我爸。當我媽一說話，他就在房間裡陰陽怪氣地哼哼嘰嘰，既像滑稽的模仿，又像掩著耳朵般，想用取笑掩蓋住我媽的聲音。

我不明白我媽怎麼活的。我不願意活那樣的人生。譬如說我有一天我媽被我弟揍、被污辱，她的盛氣凌人敗下陣來，此後再也無法勝利，之後坐在床沿哭的時候；譬如說我媽示好，但因為我們之間相纏的歷史不可解開，而被我弟不留情地洗臉的時候。好噁心。一切如此不堪又不能改變，我想退開，否認我與這些的關係。

血緣是空有感覺，卻排除不掉的東西。但我想逆著世界生長的規則，好抵銷我也不知道的什麼。我的身上流著她的血，我可以毫不猶豫地放掉。我要把食慾捨棄，幻想捨棄。和父母的關係可以捨棄，和弟弟的關係可以捨棄。痛也是可以捨棄的東西。然而一切都還在，以畸形的方式，還在。愛和痛都扭曲變形。

這一切都是過往的一部份影子。我媽離開了過去的家，但她在欺騙自己，仍處在受傷的憤怒中。我無能消滅這種憤怒。我都已經把自己投進去了。這是不道德的，不指稱、不說，相信這種向外輻射的毒素不存在，信誓旦旦地，說一切生活都感覺好多了，這對我來說是不道德的。在這種敘述底下，我身上所遭受的一切，因而從來就不存在。痛覺有量表，腹脹卻沒有。明明已經太重了，我的身體吸收的東西。然而我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說「夠了」，我分不清楚哪時候該吃進去，哪時候排出。我的身體再也無法接受新的東西進來。

我媽說，難道不是你爸對不起我嗎。所有事情的開始，不就是他做的事嗎？你們都有眼睛看到。但你們都在做錯的事。你知道你爸錯在哪裡嗎？你知道嗎？

我拒絕回答。不是因為我有立場，我只是拒絕回答。她氣急敗壞，抓我的手，留下破皮的嫩紅色血跡。真是奇怪啊我想。這麼投入在某場如戲如暴風般的情緒中。

我展示了那淡淡的傷疤給阿銅看。

阿銅拿一根針刺破我的手背，就在那個我媽留下的疤痕上。我們要看看刺到什麼部位我會寧願喊停。我中途可以皺眉、喊痛，但要喊停這一切才會停止。反過來說，看到我的反應，阿銅也可以喊停。人類有鏡像神經元不是嗎？看到人痛苦或快樂，另一個人也會有所感覺。我們在實驗能夠承受多少，同時也是在實驗到什麼地步，我們的同理心、彼此的鏡像神經元，會啟動。

「我不會喊停的。」我說。皮肉痛比不上我現在腹脹、全身被塞滿的不適。割開皮肉，內裡已經是一塊一塊結石也說不定，要排出，那結石得刮過內臟肉壁，穿過括約肌，

帶血地排出來，或者，根本不可能排出來了。

等有一天，積累的代謝物的結石滿到要溢出我的喉嚨，全身脆硬，我就可以把自己摔碎。碰！的一聲。我幾乎感到期待，還感覺到想像中一種報仇後的爽快。

他開始戳刺，沒看我，果決的姿態。針在皮膚上打著圈。到了某個時候我開始笑，這一切實在太荒謬了。我舉高手，讓小小的血珠理所當然地流下手背，阿銅接過了我的手，唇輕輕靠上，吻了我的傷口。

阿銅仍繼續殺昆蟲，甚至小動物，他說，有一次他殺了一隻寵物鼠。這是真的嗎？我想到寵物鼠的臉，黑黑圓圓的眼睛，第一次感到一絲退縮的情緒。他還會殺什麼？說實話，我從來不知道他為什麼這麼做，也不曾問過。但他說過，不肢解動物恐怕他就要傷害人。

似乎感覺到我的不安，他淡淡地說，「我想知道我什麼時候會有感覺。動物越來越大，但從來沒有感覺。」

我意識到我們處於兩個極端。即使努力，我還是沒辦法對這一切沒有感覺。我不去那個共享的遮蔽處了。有時候我被趕出家門，午間我就會利用時間去學校的泳池洗澡，洗澡後有種身體變乾淨的感覺。乾淨是很重要的事。但我鼓得誇張的肚子提醒我裡面有將近一週的宿便。不可能的，再怎麼樣，也不可能完全乾淨。

李嘉同依然佔據每個模擬考全校的榜首。每次排名都會貼在學校入口一進來就能看到的布告欄上。我雖然午休不再去那個基地，待在教室和同學們一起吃午餐，但還是很注意阿銅的動向。他仍然獨來獨往。優異的成績像保護色，遮掩了他的奇怪。我不知道他是否仍繼續殺動物，也不想知道。

直到聽說他像突然壞掉一樣，患上了嗜睡症。一開始只是在課堂上、下課時間，總是趴睡到熟睡的程度，沒人叫他，只在下課期間猶豫地靠近，把手掌放到他身上，推推他，彎腰看他，確定他還活著。後來上半天他就不到校了，滿滿地缺曠課。有時候，一整天都翹掉了。連期中考試都缺席。

一切只是因為他在睡覺。沒有任何事能把他拉出來。

我連他的聯絡方式都沒有。這個人就像從人際網中登出了。這樣會不會被退學呀？但我又想到，就算是這樣，我也無法做什麼。

我繼續在家和學校之間兩點一線地通勤上學。我唯一會停下的只有路線中間的一座夾在兩條馬路之間的狹長公園，我有時會坐在鞦韆上，望著天空。一旦待在家，就覺得全身難耐地想要離開，於是去學校，去了學校又數算著時間的流逝，等待放學可以走出大門的一刻，走來走去，只有路上的時間說得上是沒那麼難以忍耐的。於是腳步總拖得很慢。

我站起來。

低著頭，沒認出阿銅。但他擋在我面前，我詫異地抬頭看他。我好久好久沒有看

到他了。他的頭髮似乎又更長了一點，如此黑，髮尾碰到肩膀而翹起。

一聽到他的聲音，總還是感覺到周圍有個罩子，只罩住我們兩個的感覺。我想問他不去學校的事，但他只是兀自笑著說，現在他不是資優生，屬於畜牲道了。他看起來很歡快的樣子，似乎這個新奇的說法讓他很愉悅。這倒是少見的事。

「我以為心裡想爛掉，就會爛掉。以前一直在想，我怎麼沒有爛掉。我好像一直在等腐敗掉的時機。也好。這樣一直挺方便的。足夠優秀，別人就沒有置喙的餘地，世界自動給你讓出不被打擾的私人空間。你做什麼都是對的。」

「應該是吧，我不能體會到那種感覺。」我猶疑地說，然後聳聳肩。

他笑了，我第一次看到他眼睛彎彎地瞇起來。你會覺得那是孩子得到什麼，暢快展出的笑容。「結果突然就爛掉了。反應過來想要做什麼的時候，根本不受控制，就這樣急速下墜下墜下墜下墜，很恐怖的速度喔。」

我沒有接上話，想必露出一種無知、空白的表情。意識到的瞬間，馬上收起表情，看著前方的路。

他開始說起生產線。你要不是個產線上優秀完好的產品，不然就是像沒用的小公雞一樣被拋到旁邊。那就是畜牲道。置身事外的輕鬆語氣。他今天特別話多。但我聽著。

我不知道我們要走去哪裡，現在走的也已經不是回家的路線了。我們只是在繞呀繞。經過的牛肉麵店飄出熬湯的香氣。馬路斜對面有一群興奮的國中生聚集著在夾娃娃。一個被風吹得圓圓鼓起的粉紅色塑膠袋，在馬路上方的空中翻滾著。

「你還有……新的寵物鼠嗎？」我問。

「不。」他笑著說。「我已經不那麼做了。」然後他的聲音變得嚴肅了一點，也更低沉。「這次我想要的是更大的。」

體內測肛壓的氣球膨脹到250mmHg的時候，醫生倏然停掉了儀器。我從躺著的姿勢使勁抬起脖子，想知道這代表什麼意思。

再往上不行了，我怕你腸子脹破。醫生說。

我走到外頭，醫生也夥同。醫生解釋，我感覺到便意的時機與他人並無不同，敏感度是一樣的。我的感覺跟其他人的感覺一樣正常。

「只不過你比較能忍。」

更大的是什麼呢？我們好一陣子沒有說話。我說我得回家了。之後學校見。

「你還記得我們說的琴室的約定嗎？」他卻這麼說。

記得。

「過幾天就是聖誕夜了吧。聖誕夜那天，放學之後，我彈聖誕歌給你聽。」

我在他的眼睛裡尋找一絲開玩笑的顏色。那被光照到會反射出銅的光澤的眼睛，此刻正堅定而專注地盯著我。

「……好。」

「我等你。」他這麼說，便在路口轉身走了，留我看著他的背影。

結果聖誕夜那天我沒留在學校，搭車去了很遠的聖誕市集。我安慰自己，我是來了以後才想起來的，現在搭車回去也是一個小時之後的事了，他說不定都走了。說不定他又睡著了，根本沒來學校。我不如真的逛一逛市集。

有一些攤位的帳篷上掛著彩色燈泡，周圍的無數樹幹都纏上了點點閃耀的燈光，到處都是光雕，有人正在動畫人物的大氣球前拍照。有小孩跑來跑去，銀亮亮如亮片又如雪花的細粉在高大的聖誕樹周圍落下，灑落在奔跑的孩子、拍照的民眾上。

炸物的香氣飄散在寒冷的空中，使感官霎時甦醒。我突然對眼前這些斑斕五彩的燈火感到了依戀。不管我如何努力地清光，我心裡仍留存著什麼東西。

我背叛了我們的約定。

我還是可以去琴室，告訴他，我改變主意了，還可以再等一下下，再待一下下。

我想招計程車回學校。等我，我想。

會的，我們會找到什麼的。還不是盡頭。一肢一肢拔掉昆蟲的腳、殺寵物鼠、殺貓殺狗都沒感覺也沒關係，還會有別的事有所感覺的。會找到什麼的。

下車的那一刻，天色已全黑如墨。我踏出車子，仰頭望向學校大門的瞬間，突然意識到他說的話。想要殺的是更大的。依他果決、毫不留戀的性格，必然已經下手。但他已經對小動物不感興趣，他會想要殺的，是更大的什麼呢……

他向來說到做到。

自殺就會有感覺嗎？彷彿聽見他詼諧的提問。

我開始奔跑。電梯不能使用，我直奔七樓琴室，只有兩間，一間是空的，一間鎖著。

不是說好要等我一起嗎？

當我找人破門進去的時候，他跪坐在地，身體側面軟軟靠著牆壁，閉著眼睛，呈現昏迷的狀態，在一片氤氳當中，雙頰緋紅。我顫抖著撥號叫了救護車。他一直沒醒過來。

他說過，當產品太過完美的時候，毀壞它是太可惜的事，全世界都會指責你的錯。然而一個本來就要報廢的產品，毀壞它，自然而然，沒有人會在乎，怎樣都可以。

終於被丟到產線之外，理所當然地成為一個廢棄物。就像是自由了。就像是獲得了死亡的權利。

或許如我這樣平庸的人，才能一開始就是自由的吧。又或許我們都被困著，從來都不自由。

肛壓檢測完成之後，走到醫院大廳，太陽正在下墜，從落地而起、延伸到三四樓的大片黑框玻璃窗，往下到整片格子地板，投射漫漫金灰色的光粉。心裡麻麻的，涼涼的。只覺得人來人往交錯著走動好擁擠，好擠，擠到身體裡也都失去空間。

痛苦是平均分配嗎？如果他們其實像我一樣，裝載沉重地行走，那為什麼，他們都能保持如常的表情、如常地走路，做如常的事情？

我好想看破他們的外皮，知曉其他人也在感受著相同的事，我並不孤單。

知道他們是不是像我一樣，從記憶模糊的一開始，身體就被塞得緊緊的，也許是這樣才緊到快樂和療癒難以安插進來，在裡頭生根。

最終我終於知道為什麼沒有人發現我的異樣，沒有一雙目光投過來，看到我幾乎已寸步難行，就好像我是個隱形人一樣。原來是這種感覺。我想，我看起來就和錯身經過的人一樣正常。太正常了，那麼有誰能發現在人群中快無法呼吸的我呢？有誰能發現我們呢？

我沒有回家，而是按了電梯到社區的R樓。以前這裡是社區的咖啡廳，被檢舉違建之後，東西搬空，不再點燈，就只是空空的放著。

當我推開玻璃門踏入露天的空間，看到四面豎高的大片玻璃，我才想起最重要的一件事:這裡是有玻璃牢牢圍著的。是啊，是個景觀台。我慢慢走到黑暗的玻璃前。往下可以看到紅、黃、白點點車燈串聯閃耀的緞帶般的車流，更遠是黑色的淡水河和對岸的山。

「有感覺就要去上，比較有可能是從小習慣有便意的時候不去上，錯過了那個時機，就上不出來了。」醫生是這麼說的。

來不及了。

突然間，我感覺到一絲異樣感，從下腹輻射而出，酸酸、脹脹的，極其細微，是身體的本能叩門歸來。我想起來，的確好多天沒有這樣的感覺了。小時候我的本能是抵著腳跟蹲下忍耐的，我現在知道了要反其道而行。

我四面環顧，看不到任何一個標誌。

同生共死，我們曾經是這麼約定的。

「有感覺就要去上」，我想著，我現在很有感覺很有感覺。可是往哪裡走呢。我沒離開，反而踏一步向前貼近玻璃。我已錯過時機，現在就算我想離開這裡，想追隨遲來

的腳步，踏入虛空中，已經怎麼樣都太自私了。

風好冷。我站立不動，全身縮緊。我知道這種感覺稍縱即逝，我將又失去它。恢復死寂的平靜。

可是哪裡有廁所呢，我茫然地又四顧了一次，在那感覺就快要消逝的末尾，緊閉眼睛，抵在玻璃上的手指蜷曲。

我熟知我的本能。

一切還是會忍過去的。